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三〇〇九號　今日出版一張　發行人潘梓年

對內戰擴大與政治暗殺暴行 周恩來同志嚴正聲明

望國民黨下令全面停戰否則應負內戰全部責任 當局對暗殺暴行如不採緊急處置協商徒然無望

對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慘遭暗殺 中共代表團向政府提抗議

要求政府立即實行撤換昆明警備司令，重申四項諾言，保護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安全，徹查各地慘案，嚴懲禍首，取消特務組織等七項措施，並明令公佈全國。

（一）立即撤換昆明警備司令，限拿兇手，交法院問罪，並由政協派員陪審。

（二）先葬死者，通令全國追悼，並給死者家屬以撫卹。

（三）嚴格責成各地政府及軍警機關，負責保護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

（四）重申四項諾言，徹底予以實施。

（五）徹查政協會議以後各地所發生之慘案，並嚴懲禍首。

（六）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七）釋放一切政治犯。

周恩來　董必武　吳玉章　鄧穎超　李維漢謹啓

七月十七日

特務暴行下 潘光旦教授等請美領館保護

檳榔嶼華僑呼籲和平

本報「青年生活」主編 劉光同志前日病逝上海

中共代表團發出訃告

▲本報南京十七日特訊　劉光同志十六日晨於上海逝世，中共代表團發出訃告如下：

劉光（李齊林）同志，湖南益陽人，幼年即參加革命，抗戰時期，先在敵後方工作，後在大後方工作，畢生為青年，為民族解放而努力，不幸積勞成疾，患胃潰瘍症，於中華民國卅五年七月十六日晨七時，在上海市立第四醫院逝世，享年卅歲，當於本日在徐家匯上海殯儀館大殮，特此訃聞。

中共代表團哀啓

民國卅五年七月十六日

劉光同志生平小史

誰殺死了我的爸爸?!

讓全世界有良知的人聽聽兩位孤兒血淚的控訴

聞一多教授的公子　聞立鵬　聞立鶴

（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社論

反對政治分裂，保衛政協會議

全中國人民所盼望的政協會議以來空前嚴重的危機。軍事分裂尚未克服，政治分裂又已開始。

七月一日以前，國民黨一黨政府違反停戰協定，恢復交通協議，及整軍基本方案之際期，以不能忍受的無理要求強加中共代表之前，限期屈服，否則大打。因爲種種原因，特別因爲一切反戰力量的抵抗，國民黨的蠻力，此種全國大打的危機，方始暫告延緩。國民黨頑固份子決不甘心，馬上又進行政治分裂的陰謀。

七月三日國民黨一黨政府片面地決議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旋即以命令公佈……

昆明今日已成鬼蜮世界 反動派佈置險狠陰謀

街頭已發現無數造謠、誣衊與挑撥的標語

王維舟同志昨由渝赴京

滇軍暫編第廿四師師長 龍繩祖在京被逮捕

馬帥司徒大使今飛廬

周恩來與行總商談解放區復堤工款問題獲協議

聯總遠東區委會 昨開十六屆大會

美總統竟不顧中國人民反對 簽署海軍援華法案

美參院報告謂以二七一艘艦艇轉與中國

上海文匯報被勒令停刊一週

簡訊

中國法西斯在昆暴行震驚中外
各方唁電雪片飛來
中國人民將爲聞李二烈士復仇，消滅法西斯統治，實現中國之獨立、和平與民主

中共代表團電唁聞一多夫人

△本報南京十七日專電 周恩來同志等，頃電聞一多先生家屬弔唁。原電如下：聞一多夫人禮鑒：驚聞聞一多先生緊隨李公樸先生之後，慘遭特務暴徒暗殺，令郎義和君亦受重傷。暗無天日，中外震驚，令人椎心泣血，悲憤莫名，真不知人間何世！此種空前殘酷、慘痛、醜惡、卑鄙之暗殺行爲，實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記錄。中國法西斯統治的猙獰面目，至今已暴露無遺。一切政治欺騙，已爲昆明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政治暗殺槍聲所洞穿。中華民國已被法西斯暴徒寫下一個永遠不能洗掉之污點。中國法西斯暴徒如此橫行，雖極猖獗瘋狂，實法西斯統治的最後掙扎，自掘坟墓。中國人民將踏着李公樸、聞一多諸烈士的血跡前進，爲李聞諸烈士復仇，消滅法西斯統治，實現中國之獨立、和平與民主，以慰李聞諸烈士在天之靈。敝代表團，誓爲後援；茲先電唁，尚盼節哀，並祝令郎早日康復。周恩來、董必武、李維漢、鄧穎超、廖承志叩午篠

中共四川省委唁聞夫人

中國民主同盟雲南支部轉
昆明 高孝貞女士禮鑒：
李公樸先生之血跡未乾，聞一多教授父子又復遭法西斯暴徒毒手，一死一傷，噩耗傳來，舉國共憤！一多教授，當代學人，近年致力民主和平運動，尤多建樹。此次不幸壯烈犧牲，實爲中國人民之損失。全國人民必將前仆後繼，爲完成先烈未竟事業而奮鬥。特此電唁，尚希節哀，並祝令郎早日康復。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叩篠

此無疑爲破壞和平的好戰份子操縱國內民主和平戰士之一環中可恥陰謀，噩耗傳來，吾人萬分悲憤，吾人誓本先生遺志，繼續爲民主和平事業而奮鬥，深信此等民主血債必有清算之一日，最後勝利必屬於人民也。謹電慰唁，尚祈節哀，并祝義和先生早痊。

民主血債必有清算之日
李公樸先生血跡未乾，聞一多先生兇耗又傳！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重慶分會唁電

中國民主同盟雲南支部並轉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暨主席表方暨諸委員均鑒：李公樸先生之血跡未乾，聞一多先生之兇耗又傳！[illegible]同悲，[illegible]震悼。聞先生爲一時人，爲一中國文學造詣極深之學者，教授，平日治學行事，均極謹嚴，即大公報亦稱其無私心，無偏見。係以愛好和平，愛好自由，愛好民主，竟遭殺害。中國法西斯份子之不斷演此卑劣醜劇，正證明其日暮途窮，喪失理性；同時亦證明其爲發動大規模內戰前夕，加緊佈置[illegible]民主力量之有計劃的執行。吾人[illegible]民於[illegible]悲憤之餘，應更警覺，應更團結，應更爭[illegible]門。並願同盟團結愛好和平民主人士，於此次事件中認清中國法西斯份子摧殘人民反對民主之猙獰面目，勿再爲其僞裝民主，僞稱三民主義信徒之欺騙技倆所惑。一致促成中國真正和平民主之實現，[illegible]立世界和平之磐石，期與李聞二先生亦將含笑於九泉矣。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重慶分會叩 七月十七日

昆明民主同盟支部暨聞一多教授家屬禮鑒：嗚呼，李公樸先生之忠骨未寒，而一多先生復爲暴徒暗殺，義和先生亦負重傷，[illegible]

一多先生文章事業已垂不朽 萬千青年必奮起以竟其遺志
△重慶文協分會電唁

昆明文協分會轉聞一多夫人暨聞義和先生鑒：驚悉一多先生被法西斯匪徒殺害，義和先生亦受重傷，公樸先生之血跡未乾，可恥之暴行繼續，殊令人痛憤。一多先生自「五四」以來，致力學術文藝，近數年更關心國事，呼籲民主、和平，此正符合人民之希望與要求，國家民族之利益，何罪必置之死地而甘心？然一多先生文章事業，已垂不朽，而萬千青年，必奮起以竟其遺志，謹此電唁，並希珍重。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分會叩篠

誰背棄諾言撕毀協定
翰

由於中共、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全國大民的努力，促成了停戰，政協決議，整軍方案及關於東北的協議。可是國民黨當局至今天爲止，不僅一條也不見兌現，反而全部加以破壞，事實最顯明不過，我們回憶一下政協以來的國內政治情況，就可知究竟是誰背棄諾言，撕毀協定？我們願提供一點簡單的資料：

先說停戰 一月十日停戰協定宣佈，規定十三日午夜必須在全國範圍內一律停止衝突，中共嚴忠實執行，而國民黨卻一面宣佈停戰，拚命猛攻，另一方面密令打到十六日才停戰。實際上則十六日後各地進攻仍未全部停止。停戰的協定是全面的，但他們強調「東北除外」，並且不承認東江和瓊崖的兩個抗日隊伍，至今仍在被「圍剿」中，從那時起，關內關外戰事始終未能完全停止，最近則更猖獗，東北大戰之後，鄂中又在大打，中共中原軍區中心的宣化店，竟被國民黨軍隊佔領，其他在蘇北、山東、熱河等地，正佈置大規模戰事。此外，東北軍事調處，談判於三月廿七日簽訂，但四月一日蔣主席的演說就把它推翻了，於是東北內戰愈見擴大，國民黨軍開入東北的，也早超出了整軍方案中所規定的五個軍。執行小組到了東北，遭受種種阻難，不許小組到國民黨軍進攻的地區去，但允許在他們攻佔以後去，儼然企圖以執行小組作爲他們前線的工具。半年來國民黨軍已攻佔解放區三十幾個縣城，兩千多個村鎮，向華北東北調動了一百萬以上的部隊。交通未見恢復，碉堡不斷增加，敵偽軍從無解散，正規收編，用他們做先鋒，在各處進行內戰。

四項諾言 政協開幕之日，蔣主席宣佈人民自由，政黨合法，普選及釋放政治犯等四項諾言，但是就在政協開會期間，特務暴行即層出不窮，會議期間，從滄白堂，較場口血案，搗毀新華日報，封閉北平解放報，新華社，至下關血案，徐州中學大屠殺，特務暴行案件遍及國民黨統治下的各地方，在重慶、昆明、成都、北平、廣州、西安、南京、徐州等大城市，槍殺學生，毆打人民代表，搗毀報館書店、綁架暗害，無所不爲。甚至六月一日起，在上海、重慶、南京、北平等地，實行法西斯的警管區制，以監視人民。並且到處封閉報紙、雜誌、通訊社，中共所辦北平解放報及新華分社，上海與文新華週刊，以及其他許多出版物都遭查禁。什麼「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根本沒有實現，當然談不到普選以完成地方自治，而對解放區民選政權，則死也不承認，至於政治犯，非但沒有釋放，反而到處構陷逮捕青年。

政協決議 一月底完成的政協決議，計共五項：（一）改組政府，（二）國民大會，（三）和平建國綱領，（四）憲法草案，（五）軍事問題。這五項決議，有哪一樣執行了呢？列於第一項的改組政府，還是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爲準備實施憲政的首要步驟，只有從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改組爲包括中共及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參加的民主的聯合政府，才能籌備民主的國民大會，不致一黨所包辦，而完成一部民主的憲法。但是到了現在已半年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迄今沒有改組，而和平建國綱領，自然也沒有實施，和平建國綱領中明白指出，「特制定本綱領，以爲憲政實施之準繩」，其中最主要者政治民主，這些那一樣見諸實行？反而加強了專制獨裁的法西斯統治。

國民黨二中全會既在反動派控制之下，把政協決議全部推翻了，以政協決議中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爲基礎而完成的二月二十五日的整軍方案，也就在二中全會中把它變爲一兵不裁的「復員計劃」，國民黨軍政部次長[illegible]在政協會上宣告，國民黨現有軍隊三百八十萬，要減到一百八十萬，縮爲九十個師，而他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則說有軍隊四百九十萬；將來減到三百四十七萬，仍編爲九十個師，留下來則編入工兵隊，作爲後備隊，這就是四百九十萬人一個不減。因爲內戰，兵員不但未減，並且現在許多地方拚命拉丁作爲補充。高中畢業生又重新要「集訓」，這不是整軍而是擴軍。

對於政協決定的憲草原則，國大問題，國民黨二中全會也完全推翻，他們堅持法西斯專政的「訓政時期臨時約法」，他們強欲增加國大名額，企圖將國民大會操縱在國民黨一黨之手，而制定有利於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的「憲法」，以便一黨專政的合法化。因爲在綜合小組及憲草審議委員會中，屢經商談，毫無結果。他們就藉口國大期近（五月五日），要在沒有獲得協議以前，要中共、民主同盟提出參加政府及國大名單，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妄圖以「破壞政協決議」的罪名，加之於中共和民盟，拿這問題，到了南京，一直沒有談，可是到了最近，國民政府不按照政協原則和協議召開國大日期，又突然片面的下令，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這又是誰破壞了協議呢？

政協以來，正由於國民黨當局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意願，一意孤行，造成了可怕的內戰局面。是誰背棄諾言？又是誰撕毀協議？

解放區各界人士電唁李公樸先生家屬
指出「李先生的死，將號召全國人民，更進一步團結奮鬥」。

△延安十七日電 解放區各地文化界、新聞界及各黨派團體紛紛電唁李公樸先生家屬。晉察冀文聯、張家口文協分會各電中，指出「先生的犧牲，將號召全國人民和文化界更進一步團結奮鬥，完成先生未竟遺志」。張家口工業青年婦聯各界唁電中稱：「十年前，李先生爲抗日而入獄；十年後，至今日再爲爭取民主而遭打，終被暗殺。李先生的死將促使中國人民更加覺醒。反動派可以暗殺手無寸鐵的李先生，但全國人民的愛國心卻是不可能被屠殺的」。張家口市政府參議會及晉察冀文化界沙可夫、丁玲、蕭三、艾思奇等李先生故友，山東新聞界及晉綏文聯，西滿新華分社等都有唁電。李公樸先生生前友好，嫩江省于毅夫主席唁電中稱：「李先生一生奔走民主救國事業，爲人民服務，爲青年導師，今遽然犧牲，必將激起全國人民之憤慨，迫而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抵抗」。（新華社）

重慶婦女界五十餘人 捐款慰唁聞李二夫人

昆明李公樸先生夫人張曼筠女士暨聞一多先生夫人高孝貞女士：

驚聞公樸烈士暨一多烈士父子相繼慘遭特務暴徒狙擊，除立鶴先生外，公樸一多二烈士均已壯烈犧牲，不禁痛憤填膺！公樸一多二烈士爲中國人民的領袖，爲和平民主之象徵與千千萬萬的青年學子之導師。畢生致力於和平民主運動與教育文化事業，成績卓著，功在全民，早爲中外人士一致推崇，今竟不幸慘遭屠殺，身殉國，舉國人民，莫不同聲一哭，痛恨法西斯反動派此種殘酷野蠻之暴行。我們團結，願繼公樸一多二烈士未竟之志，與你們共同奮鬥！特電致唁，並附上微款，謹請節哀！

陪都婦女簽名（附慰唁金）：

馬芳美五千元 沙人鏗五千元 田嵐青五千元 史文一萬元 [illegible] 李素文一千元 [illegible] 陳綿之二千元 布玲二千元 張拜衣二千元 周宗瓊二千元 張瑋一千元 [illegible] 劉衡一千元 [illegible] 堅四千元 吳儀四千元 楊堅五百元 張于一五百元 徐萍五百元 方青二千元 谷家彬一千元 [illegible] 華經一千元 竇力二千元 桂坪林 陳雅年一千元 吳文牌一千元 [illegible] 葉澀鄰二百元 林敏五百元 錢明作一百元 尹宏 談五十元 楊馥二百元 竇惠五十元 竇榆二百元 張竹銘 陳明欣一百元 [illegible] 孫安生一百元 顧順雲四百元 王英一百元 [illegible]

梁漱溟朱蘊山先生等電唁李公樸夫人

昆明張曼筠先生禮鑒：驚聞公樸先生遇害，悲憤至深，誓以倖存之身完其未竟之志，用慰英靈，除匯奉唁儀五十萬元外，謹電申唁，務祈節哀。

梁漱溟 朱蘊山 周新民 辛志超 何公敢 李文宜 孫子玆 于去疾 葉篤義 [illegible] 任一 [illegible] 同叩寒

向政府抗議！向世界控訴！

痛哭悼李公樸先生，又哀哭聞一多先生，中國的人民太不幸，在大反動派有計劃的暗殺手段下，這兩位人民的領袖，竟遭慘死。他們的血跡便是我們的心跡，我們決不留路，像血跡一樣，把我們心跡攤開來，向政府抗議！向世界控訴！我們，中國的年青的一代將繼續爲民主、和平、自由的偉大事業的爭取，而奮鬥到底。

線野 沙揚 覃楓 周西平 萬一 于思 共理 湛廬 方既 陳樹 施敬 夏滄 鄧飛衛 文玹 陳昭揚

本報全體同人唁電

中國民主同盟雲南支部並轉昆明支部暨聞一多先生家屬鈞鑒：驚悉聞師先生遭暴徒殺害，曷勝悼惜。聞先生之死，實爲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特電唁慰。聞公子亦同時受重傷，尚祈節哀，安心調養，俾早日痊復，爲繼承聞先生和平民主未竟事業而努力。

新華日報社全體同人叩七月十七日

在千萬人民的心上 永塑着聞先生的像

昆明西南聯大轉聞夫人鈞鑒：今天早上，驚悉一多先生前天下午被刺身死，義和公子亦受重傷。在李公樸先生血跡猶新的地方再加上血跡，在我們悲憤的心上更加上悲憤！一多先生的詩篇，早已成爲無數文藝工作者的青年，而他的背行，更成爲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楷模。他沒有死！他永遠活着！詩壇上以至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心上是永遠留着他的名字、他的像的。我們除了以工作以行動來紀念一多先生，謹以此短電向夫人慰唁！

李文釗 [illegible] 高馬得 線原 汪子美 沙鷗 禾波 [illegible] 王朵 [illegible] 戈 [illegible] 白

南奸米海洛維奇被處死刑

△伯爾格萊德十六日訊：南奸米海洛維奇的上訴，已被南國會主席團駁回，即將於明日（十七日）執行處死刑。前幫助米海洛維奇爲非作惡的塞爾維亞人數百名，亦於今日在保爾西南部被文克地方，被保國警察加以逮捕。

日共發言人伊藤談話 譴責社會黨領導集團
並指出他們已投入反動派懷抱，撕毀兩黨神聖締盟，終將爲人民所唾棄。

△延安東播 據東京十五日訊：日本共產黨發言人伊藤，於昨天（十四日）發表談話，譴責社會黨以片山哲爲首的領導集團，背信棄義，破壞兩黨團結，分裂民主陣線。伊藤指出：「社會黨的領導集團使該黨不得不與日共進行談判。但在談判中，社會黨代表卻採取拖延態度，對[illegible]簽訂協定，同時在右派份子的煽惑下，片山哲等接受自由黨、進步黨的提議，覓求三黨的妥協，以便通過目前議會中的憲法。最近社會黨[illegible]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對社會黨[illegible]政府提出的憲法修正案中，必須有關於四百六十六個議席的三分之二通過，才能成立，而目前的清洗會影響，並因社黨結果，各黨議席有所消長。自由黨現有一百四十二席，進步黨有九十九席，社會黨有[illegible]四十四席，協同民主黨已增至八十九席，[illegible]的支持才能通過，而還需社會黨中右派，他們要想憲法通過，除獲得進步黨自由黨票數外，[illegible]

杜魯門簽署美陸軍撥款案

△華盛頓十七日電 杜魯門已簽署本財政年度陸軍部平時經費創最大之七十二億六千三百五十萬元之撥款案。（合衆社）

美全國汽車工人決作反漲價示威

△延安十六日電 合衆社訊：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主席路特稱：該會八十萬會員將於十六日下午停工，以舉行全國示威遊行兩小時。他並指出反對購買者漲價是[illegible]的第一步。如果我們反漲價門爭失敗後，我們便開始一工資陣線上的門爭。（新華社）

印吉大港慘遭水災

△加爾各答十六日電 印度孟加拉東南及吉大港區域居民達五十萬人，今日大部分均遭水災而無家可歸。大水沖至竹泥房屋，糧食牲畜淹斃無存，路軌沖毀，孟加拉至阿薩密之火車亦停。大水的原因爲布拉馬普得河在阿薩密區的東南泛濫。（合衆社）

蘇濟法糧食運輸完畢

△莫斯科十七日廣播：蘇聯已完成以五十萬噸糧食供給法國的諾言，現最後一批蘇聯貨船，已自奧德塞港開往馬賽。

促羅馬尼亞人民反佛朗哥 羅總工會發表宣言
指出佛朗哥西班牙是法西斯的避難所，促人民作普遍抗議和示威。

△布加勒斯特十五日電 民主羅馬尼亞報，頃發表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告羅馬尼亞[illegible]，號促大家反對佛朗哥政權。該宣言指出「目前佛朗哥西班牙是全歐洲法西斯份子和戰爭罪犯的避難所，是一切納粹資本的倉庫，和反對各國和平的新企圖的溫床」。該宣言引用世界職工聯合會大會執行委員會號召一切勞動人民與佛朗哥政權的鬥爭的號召，總工會敦促羅馬尼亞所有勞動人民作抵抗佛朗哥政權的大會和示威遊行。（塔斯社）

臨紡廠工人代表招待記者 要求當局依法懲兇
廠方對責任問題仍支吾其詞

△本市消息 小石壩臨紡織廠工人黃紹康，被該廠警務隊長楊子謙隊附張墓蘭班長王清文等槍殺一事，迄今尚未得到完全解決，死者家屬及該廠工人代表於昨日上午十時，假遷川工廠聯合會招待記者，織布業工會的理事長樂建蛋及家屬相繼報告，軍布業聯誼社的理事長徐鶴林也表示同情與慰援他們。茲綜合大家的意見如下：（一）要求當局依法懲兇償命，並成立治喪委員會。（二）要求該廠給死者的治喪費五百萬元，家屬的安家費五百萬元，子女的教育費二百萬元，共計一千二百萬元。（三）要求該廠早日解決死者的事情，以便早日復工，並保證以後不能藉故開除工人，並改善工人的生活，身體自由及安全。他們報告時，極爲憤慨，死者的父親，泣不成聲，理事長樂建蛋淚俱下，他們表示，全廠工人必團結一致，堅力爭取所要求的所爲事實，織布業工會的工人一萬多人，決盡力援助。（日）

又訊：昨日上午十時左右，該廠廠長王仁白、軍政部[illegible]主任趙松齡召見工人代表，表示給工人的[illegible]

英二十萬主婦請求取消麵包配給

△延安十六日電 倫敦訊：英國糧食情況嚴重，沃爾夫人領導之「面對事實」協會，組織一千家庭主婦，於十六日下午聚集於特拉法加廣場，憤怒抗議劣的麵包配給。二十餘萬主婦簽名要求恢復正常的糧食形勢，及取消麵包配給的向英王請求書，十六日已遞內政部糧食官員。該官員在接受請求書時，爲憤怒的羣衆所高聲侮辱，以致該官員立即縮入窗內。（新華社）

伊朗英伊石油公司十萬油礦工人罷工
要求公司終止干涉伊朗內政，並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

△延安廣播 德黑蘭十六日訊：伊朗富西斯坦，著名的英伊石油企業公司，於十四日爆發總罷工，工人要求迅速罷免該公司經理，要求終止該公司干涉伊朗內政，要求公司的組織應純爲商業性質，解除其政治性質，並要求改善工人工作與生活條件。在此十萬油礦工人罷工後，伊朗總理內政助理與勞工部長王及工業貿易部長阿拉賽斯，即於十五日飛抵該油田區與罷工工人談判。

渝市工業團體聯合座談 討論當前工商危機
外貨傾銷下，工廠多被迫關門，農村經濟更形破產。

△本市消息 此間西南實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及中國工業協會重慶分會，於昨日下午二時許在西南大廈舉行聯合座談會，並請經濟部部長代表吳承洛氏列席參加，主席潘仰山，討論事項有㈠戰事勝利後工業是否一息何存？工業應當如何維持？㈡如何使四川農村工業化以謀工業出路。㈢戰後方民營工廠緊急工貸請減月息至一分。㈣優待後方民營工廠標購廠礦工具用國貨運動等八項。潘仰山致開會詞謂外貨傾銷，工廠關門，未關門的，也是半掩門了，而機器業幾全掩了門，工協的會員由四百多到現在只剩一百多了，言之不勝感慨，所以他希望大家詳加研討，並請吳承洛對結論帶給王部長參考執行。接着是吳承洛氏致發言，他說希望大家「詳加研討，提出具體辦法來」。胡西園先生也紛起來說話，他聲明他的發言並非討論項目上的，他說：「我要講的是先解決一個大前提，比如我在上海的時候，也參加過工業界及新聞界關於這個問題的座談會，討論出來的辦法都很好，雖然不能說根本解決問題，但治標是再好沒有了。但是當局根本不接受！所以有好辦法，還不是等於零」。後來幾位工業家也陸續發表意見，他們一致希望當局能接受他們的建議。（丑）

渝市參議會 昨日繼續舉行

△本市消息 昨日是大會進行的第二日，上午十時開會，到會參議員四十三人，主席胡子昂，先由張易參議員作地政委員會報告，再由仇秀作秘書處工作報告，最後由張市長報告施政方針。下午爲小組討論，明日議程爲審查會議。（丑）

新華副刊

民不畏死

黎望

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學人，詩人不惟的長者、堅貞不屈的民主戰士，聞一多，先生在李公樸先生的血跡未乾，全國人民創痛過甚的時候，又被法西斯特務反動派暗殺慘死了。

這是中國反動派千百次罪行中，又一次殘無廉恥卑劣的惡行；這是反動派千百種罪惡中又一次滔天的罪惡。這樣一位千百萬人所愛戴的長者，這樣一位爭行世界的學者，僅僅是爲了熱衷於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願望，就不能見容於中國法西斯反動派，最後是出於這種最卑劣、最陰狠的暗殺行徑，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反動派對於求和平、民主的人民怨毒之深不難想見。

由於李公樸、聞一多先生之被暗殺，已經完全暴露出法西斯特務猙獰殘兇的面目，已經使全中國的人民警覺到，反動派已經不惜與全國人民爲敵，去實施血腥的屠殺政策！

一切法西斯統治的表徵，已經反動派一手攬承下來，一切專制暴君所不能做的，中國的法西斯反動派已經完全做了；反動派已經集中了一切橫暴、陰狠、卑劣、無恥的大成。

反動派也許在得意的獰笑吧；可是，別忙，血泊中倒下去的是一個李公樸，是一個聞一多，然而種犧牲的將是千千萬萬的李公樸、聞一多，千千萬萬爭取和平、民主的人民是殺不了、也是屠殺不了的；暴不，一切暴君的統治鐵鍊永不會動搖了。[illegible]墨索里尼的屍身，柏林破下的希特勒屍灰，這就是殷鑑不遠的。

在反動派的眼睛看來，大概以爲這種血腥的恐怖政策，將會鎮壓住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運動，對堵住一切人民的口吧！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切專制暴君的防堵水流的行爲，最終是逃不掉滅頂的命運的，要想這樣來屠殺盡一切要和平、民主的人民，更是夢想。人民的力量正如像勒納湖裡的水蛇樣，是會在切去頭的頸上，重新生長起一個頭來的。至於反動派這種自絕於國人的行爲，正如像漢朝的朗中主父偃所說：「吾日暮，故倒行逆施」而已。

反動派要想用這樣的屠殺來恐嚇人民吧，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中國人民在這種血腥的暴行前，對於橫逆的忍受到了極度的時候，中國人民將會表示自己的意志：「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反動派也就會臨到入墓的時候了。

在生者的創傷，死者的血痕前，縱然會使一些善良者噤息，怯懦者卻步，然而更多的是使遠近者辨清是非，猶豫者堅定腳步，而千千萬萬被死者的血跡浸漬的戰士，將會踏過死者的血跡，奮然前行。

七、一六日晨五時於哭無淚中寫成

抒情的夜

力揚

「當黑夜將要過去，而黎明已在搖遠的天邊唱起紅色的頌歌——我們爲什麼不歌唱？」
——引自拙作：「[illegible]」

夜，鋼琴在我窗櫺外上，彈奏的低沉的曲調，迴蕩在濃鬱的夜空。通過我底窗子，一幅山城底夜的圖景展現在我底眼前：一條我所熟悉的馬路，在街燈明滅中通向關山，上面稀疏地移動着行人的黑影——也許那裡面有着我們親密的朋友和伙伴。星星和弦月都在雨絲和雲層中沉沒，只有遠山的黑影沉重地屹峙在揚子江的對岸，漂漾着白天的記憶，我還彷彿分辨得出它和天幕相銜接着的那模糊的界線。山腳下，江水以萬馬奔騰的巨力，向東奔流，它像在咆哮，在吼叫，在憤怒中和岩石、暗礁、山峽搏擊，相搏鬥；就像我此刻的心情對於這世界一樣。

這是祖國的夜，多麼抒情的夜！

我們生活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白天去會見朋友和鄰人，晚上和滿懷閱讀書籍，寫着詩，忙碌地不停工作。我們有許多親密而知心的朋友和伙伴，也和我們一樣地，爲着祖國，爲着人民，生活在，工作在各個不同的地方，甚至是很遼遠的；生活在，工作在各個不同的夜裡，甚至比此刻還要夜深，我們和他們由於信念和工作的契合，有着心的聯繫，有着深摯的愛。我們的祖先也生活在這裡，工作在這裡，雖然他們的理想和對於這世界的觀念，不全然和我們相同，但是他們中間優秀的人物，也都曾以他們終生的勞動，替我們——他們的子孫，創造了這世界，改造了這世界，替我們留下了詩和藝術，哲理和財富。由於這，我們和他們也有着心的聯繫，有着深摯的愛。雖然我們不全都記得他們，甚至於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或是在我們沒有出生的時候，他們早就死亡；但是我們認識了他們創造給我們的今日的世界，他們的血和汗永寫在歷史上的地下功績。這就是我們愛着祖國，愛着世界，愛着我們的朋友和伙伴，愛着我們自己，愛着我們的信念和工作的理由。因爲你活着，工作着，不是爲了你自己，而是爲了人民——你的同命運的人，不是爲了掠奪人的汗血，而是用你自己的汗血爲這世界創造了藝術、財富、自由和幸福——我在這上面，我們找到了至大至善的愛的根據，爲什麼而活着，爲什麼而工作着的根據。

但是，我對着這黑夜的祖國：上面是灰暗的無月無光的天空，下面是災難的憤怒的江流和大地，一切親密的朋友和伙伴！我們要問：我們底祖先，我們底千萬的伙伴，爲這世界而流血流汗所創造出來的果實，落在那裡？收藏在那裡？或是被什麼人所偷偷地採摘，而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或是被什麼人搶掠而去，拿我們的血液做他們的酒漿？我們要問：爲什麼我們的底祖先，終生勞動，用三角鋤開墾荒地，向地耕出多量的食糧，衣裳和蔬菜，卻要在冬天用樹衣當做棉被，在夏天要吃着麥麩過日子？爲什麼我們一年四季地每天吃着沙粒和稀飯，工作要超過十二個小時？我們要問：爲什麼？爲什麼？如果我們把我們思想的帆航行得更遠，你閉緊你的眼睛，想像着你窗外的世界，你想像着這個都市，每個鄉村，想像着飢餓和流行着疫病的地區，你將會看到一些什麼樣的景象？

就在我窗外冷霧的陰溝裡：污水帶着綠瘀泊泊流過，在一堆垃圾所堆積的擁擠中，我看見一個初生的嬰兒被遺棄在那裡，臉孔和肥胖的四肢發黃……

另一個日子：在這同一的巷子裡，一張破席子捲着一個小小的屍體，蓆子掩着的一端，露出着一綹細膩的柔嫩的黑髮，兩隻[illegible]爲了爭奪這也會是愛情的結晶和生命與血液所孕育長成的人體，怒目而視，齜牙露爪，相持在那裡……

中國有多少都市，有多少冷巷和陰溝，我們能夠看到有多少被棄的嬰兒……城市，有多少鄉村，有多少災難和飢荒。

再想像得遠一點吧，朋友！在地理的距離上，那是比較遙遠的，可是在我們心的距離上卻並不遙遠：那裡，人們從敵人的魔掌下，用血和生命，奪回我們已失去的國土，他們保衛了鄉土地，選舉了他們自己的信任的人，管理了他們的事。豐衣足食，提高文化，戰鬥，講究衛生。白天工作、戰鬥，晚上唱歌，聽着音樂，跳着舞。沒有沒有飯吃的人，沒有沒有工作的人，沒有乞丐和妓女。雖然大家吃得不好，穿得不講究，但有着自由、平等和快樂……

但是抗日的戰爭結束了，有些人說：「你們這樣的幹法不好，沒有匪過、飢餓、失業與災荒，我們要收回『主權』……」

他們要收回什麼呢？他們要收回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快樂，而給人民以壓迫、飢餓、疾病和死亡。要，屍骸累累見，啃草根、樹皮、泥土和親人的屍身，爲的是要多數人用血汗所播種出的果實，來供養他們，使他們吃更好的山珍海味，穿更好的綢緞的衣服，玩弄更多的女人。也要多地更忠心地把這些奉獻給壓迫他們底主人。而他們自己滿足於做一個奴隸的頭子，主子的奴才。

如果你不同意他們收回這個「主權」，就用大砲對着你們，用炸彈轟擊你們，進攻！可恥的戰爭！不義的戰爭！罪惡的戰爭！

你沒有看見停泊在江岸的登陸艇嗎？你沒有聽見從你頭上掠過而去的機聲嗎？就是爲了這戰爭，從倫敦，到新加坡，到馬尼剌，到東京，到我們的每個口岸，每個城市，半個世界在組織着，進行着一個大陰謀，來偷竊，搶奪我們用血汗所播種出的果實，要我們永遠在冬天蓋着襤衣，吃着麥麩，稀飯，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要我們永遠做着[illegible]，永遠吃草根樹皮、泥土和親人的屍身，而他們要做我們背後的主人！向人民進攻，可恥的戰爭！不義的戰爭！憤怒燃燒着每個人民。

「全國同胞們！一切愛國志士們！」祖國的災難催促着我們，勝利的信心召喚着我們，過去不久的神聖愛國戰爭的偉大精神鼓舞着我們，我們更堅毅地團結起來，更勇敢地行動起來！我們迫切的要求：獨立、民主與和平！……」

親愛的朋友、伙伴們！難道你不聽見：一個壯嚴的巨人，伸出有力的手勢，發出這樣詩的號召嗎？中國歷史的真理的號音嗎？中國除了跟着這號音前進以外，還有別的道路嗎？而我們除了結合在這號音的旋律裡面以外，還有什麼愛的根據了？

……

淡淡的雷聲擊着我底窗戶，也穿他你的，聽！它挾着江濤的怒吼在響，在響……

我們今晚不能入睡，要工作而唱歌，一直到天亮，一直到這戰爭走向失敗，滅亡……

◇　◇

「伏筆法」

石靈

李公樸先生的血跡未乾，聞一多教授父子又被暗殺！這是誰幹的，誰也會明白，就是「懸賞緝兇」者，他很比誰都明白兇手是誰。

然而，文章卻不能不做，「懸賞緝兇」還不能是粉飾「捉賊」的手法，還需中樞預伏有更大的陰謀——如昨天本報社論所指出——你只要看那將話中的：「近有反動份子，居心叵測，企圖擾亂社會治安……」幾句話，就可以知道那些卑鄙無恥的傢伙們正在準備做什麼樣的下文了。

這就叫做「伏筆法」。

但，有什麼用處呢！自己多年來的劣跡，掩蓋得了麼？

「我來實行警管制」

李進

縣城的黃昏是熱鬧的。一到黃昏，石板鋪成的街上就擠滿了行人，不會是下班的公事人，提着書包的學生，或顫衣服的女人，都很過着步子，東張西望的閒逛。茶館裡得的桌位，由坐滿着「活動分子」的人，他們三五個集在一桌，觀察往來行人的衣着態度，批評往往女人的俊醜；有時，要使得[illegible]。李氏祠茶館在正北街的中心，而對着通洪形的一方，[illegible]，大家也就沒問陞，沉默過是彷彿上的「短一寸」，「黑牡丹」之流，只使他們懊到極度，他不喜歡的瞪了李超一眼，就把下巴放在桌上假睡了。李超碰了一鼻子灰，心中大不了然，吸着金牙齒抽搖頭下，把頭車到街心，心中亂想，要不是受了招安，該交你們……

「妙得，局長，你既喜歡女學生倆底不同，別人多麼登，我們縣里就是些買稀腿土貨！」

「楊局長，你……」

「使不得，真確對對洪興，那醜兇要搬家你老弟快收手了，你現在是官呀！」

「我才不信，我是提起那兇惡的人！」李超正說時，白衣服的女人又走回來了，他們都甚迎眼望着，她向茶館望一望，就向前走了去，李超起身跟着她走，不到五分鐘，他滿面淌汗地走回來，深宣地含着笑向楊局長說：

「我發我瞎看走眼，不怕她穿得再好，原來是……」

楊局長用手一揮，李超就一起喝到茶館裡，他來得到屋裡，楊局長張開口大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了，而後，又鄭重地向李超說：「今夜委我們個去，你若弄得不對頭，我就出來發落人，老弟，明天就誤你前程！」

文老板看見楊局長很們快活，就助興地說：「走，到好吃來去，我給局長賀喜！」

四個人走出茶館去吃消夜去了。

天，漸漸地黑下來了。

夜晚，二更打後，城門關了，茶館也閉始了，街上死寂寂的，沒有一個行人，沒有一點光亮。

……「小姐貴姓？鄉里人？」

「姓江，他陽人。」

「到郊里去呢？你一個人嗎？」

「我到鄉下去找我丈夫。」

「你縣了人嗎？要不要你的父是小姑娘呢，我不信你這們漂就縣了人的！」

女的沒回答，臉孔……

「你丈夫在幹嗎？好忍心的……」

「我丈夫是青年軍！這月來信了，我去接他回去，我們有三年都沒有見面了。」

「呀，眞是不如久別，你們會有一定更有一番不同的滋味啊，小姐！」

女的嘴巴噘起了，她又一腳跨坐上床上，楊局長卻慢了，向他伸過去……

「楊局長，把事情告……」

「你好打我，你好大膽，我是楊局長……」

「我就打了你！你說我來實行警管制！」

「我就有權來查你！」

「你牛夜到女人家房裡來調戲我。我要到專員公署告你，看你不會你們顧亮的太太……」

女人大哭大叫地掙扎，被幾個賣兵押走了，楊局長也得意非凡地走回局去。

第二天縣里人都在說楊局長昨夜拉到一個女共產黨！

在雲大醫院

鐵衡

才脫下外衣要睡，張君喘着氣跑了進來，頭一句話就是「李公樸被人暗殺了。」我不由得一怔，我真沒有想到反動派特務會作出這樣卑鄙的事，同時更沒有想到他們敢於這樣公開的向人民挑戰。爲了天太晚了，晚上便沒有去看。

一夜都沒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天剛亮就爬起來，臉也沒有洗，三步併兩步的跑了去。出了雲大後門，不幾步路，就到了雲大醫院，在二等病房的最後一個房子門口，站着很多人，他們的面孔是那樣嚴肅、憤怒，每個人的眼都呆呆的望着裡面。啊！天啊！李公樸竟然是永久安息了。在他那寬寬的臉上，血到處都是，眉毛、鬍子、耳朵下的齒邊一片血。眉頭緊鎖着那麼深，一看便知在死以前是經過一翻難言的痛苦。李夫人在旁邊的床上啜泣，李先生的年幼的愛子在牆角的床上沉默的躺着；大家都在沉默緘默着。這沉默蘊藏着力量，李先生的仇一定要報的。

屬色的恐怖籠罩着昆明，殺人的劊子手們也許正在得意地狂笑吧，然而他們卻忘記了人民的「力量」，當一天人民被逼急了的時候，他們的力量將要匯成一股洪流。那時暗殺不再有用，格打不再生效，你們將要衝破一切，把法西斯匪徒沖流淨盡的！

呂梁英雄傳

馬烽　西戎著

第七回　就受編來裡滲砂　打暗號老武接頭

到街上走了幾換步，就見一個瘦弱猥瑣，排包袱的貨郎子迎過來，康明理擡頭，給雷石柱使了個眼色，低聲說：「就是這人！」雷石柱就急忙迎上去問道：「拜險，你有線嗎？」貨郎子說：「只見那人，並不擡上回答，從口袋裡掏出手巾，把眼睛拭了幾下，笑笑嘻嘻說：「可是石柱拜險嗎，好多時不見啦！」隨口問俯了幾句，雷石柱便擺回來細，抽煙喝水。扯閒閒話。康明理在一邊聽着，好似裝聽懂理一般，又不敢問。只見那個人縮頭把康明理說……

原來武工隊要最前收來，告訴雷石柱和他們武工隊的聯絡……他們就派一個人來，裝成貨郎子，……他到村裡來……

「……不缺抓隨！」因爲他熟悉鄉一帶的風俗習慣，爲人忠厚，是智多謀，局長便時他到這里來工作。卻說老武一身倘人打扮在雷石柱家裡，一面抽煙喝水，一面便問村裡情形，雷石柱說把他們打死洋狗，……

「你到村里繞一繞，看誰家買東西，就說我們家裡來了貨郎子！」……

從史量才到李公樸

小亞

大家都還記得，從九一八到一二八後全國人民共同的要求是：團結抗戰。但政府方面卻是內戰第一——所謂「攘外必先安內」。而「攘外」不過是暗中的賣國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等相繼簽訂；對要求抗戰的愛國人民：工人、學生，則採取公開的逮捕，槍殺；對社會上層份子，則採取最卑鄙的暗殺手段，史量才先生就這樣在上海犧牲了。

[illegible]，以爲這樣就可以把抗日救國的怒潮鎮壓下去，人民永遠服服貼貼的聽他們的[illegible]。可是，到了一二九，北平學生[illegible]全國響應，不但與史量才相[illegible]——如救國會的七君子，[illegible]，[illegible]終於在全國人民逼迫之下，不得不收拾起反動的屠殺，[illegible]抗戰。

今天：和平，民主，獨立，同樣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同樣如抗戰前要求「團結抗戰」一樣的是天經地義，誰要是反對這個要求，誰就是與全國人民爲敵。而且，今天，人民的有組織的力量，已超過抗戰前幾倍了。

然而，反動統治者，仍然使用戰前的故技：暗殺要求和平民主獨立的戰士，這個戰士就是李公樸先生和他一樣犧牲了！

然而，暗殺史量才既未阻止着中國人民當時的要求，統未挽回千萬的愛國志士，那末，今天暗殺李公樸又會得個什麼結果呢？

從暗殺史量才到暗殺李公樸，這是兩段環境的歷史對照材料。我們不再多說什麼——請沿先烈的血跡向前走！

代郵

下列稿件不擬刊用，請作者注意：

勝利之後（眾星）
他還沒有[illegible]
[illegible]應不應該
農村印象之一
一個[illegible]子兵
命案（曾軒）
[illegible]的西藏
給尖和一個中央報丁